



學球記

| 司馬健

兩年前，讀小學四年級的軒軒還是班級裏有名的「懶漢」，除了體育課不得不到運動場上跑幾圈，幾乎對所有的運動項目都不感興趣。起初，我並未太在意：一來，雖然軒軒不愛運動，但從身高到體重以及體檢的其他資料來看，尚屬健康，特別是與班級裏一些營養過分豐富的「小胖墩」比起來，他的體形甚至還有些瘦弱；二來，我的潛意識裏有一種「等」的心態，總覺得小男孩到了一定的年紀，從眾心理會推着他加入到打籃球、踢足球的集體項目中去。直到軒軒的班主任告訴我，「學校舉辦了一個綜合知識競賽，軒軒因為在所有的球類知識問答題中幾乎一分未得而深感挫敗，希望家長多多關注。」這時，我才感到不安：被動地等待孩子去「從眾」，還不如主動引導，讓孩子盡早建立對運動的興趣。

我問軒軒：「如果一定要學一種球類運動，你最想學什麼？」軒軒漫不經心地反問：「為什麼有運動一定要學？」我只好退一步：「只是假設。再說，多學一樣總沒有壞處嘛。」不過這種「哄」的招數對軒軒來說很難奏效。機敏的他反過來將我一軍：「爸爸，你學什麼我就跟你學什麼！」我看看自己日漸發福的「將軍肚」，又聽着軒軒「有樣學樣」的激將法，我決定把大學時代學過的網球重新撿起來，帶着軒軒學網球。

說易行難。球拍、球鞋等裝備買好了，教練也約定了，到了周六早上要出門時，軒軒打起了退堂鼓：「我能學成嗎？」我鼓勵他：「我們學網球，並不是為了成名成家，就是為了多掌握一項技能，更是為了讓身體更健壯。」第一節課，我和教練商定，我和軒軒都從最基本的顛球練起，但每個分解動作，順序上都是我在先，軒軒在後。教練很有默契地指出了我的不足，並提醒軒軒千萬不要犯同樣的錯誤。軒軒的好勝心被激發起來，幾乎每一個分解動作都盡量做到完美。

之後的兩年時間，在網球訓練的帶動下，軒軒對提高體能和體質，有了進一步的認知，不但已經成為學校裏為數不多網球基礎扎實、能夠上場打球的學生，更成為對體育運動十分積極的學生。同學和老師們都對這個以往只在意看書和打機的「懶漢」刮目相看。軒軒很自豪地說：「我和爸爸一起學打網球，我的動作比爸爸還要標準！」

看來，除了興趣是最好的老師，家長的「共同參與」也同樣重要。特別是對於孩子原本不那麼喜歡和擅長的領域，家長的陪伴和共同參與，是頗有成效的催化劑。當然，軒軒在兩年的時間裏，除了愛上了運動，還有其他的收穫。

粵音正讀：以十二篇指定文言經典為例（五）

上期討論諸葛亮《出師表》的若干字詞的粵音正讀，今期討論韓愈《師說》和柳宗元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二文容易錯讀的字。

1.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為惑也終不解矣。（韓愈《師說》）

「為」，作助詞，無義，有強調作用，如：《禮記·中庸》：「子曰：『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！』」《廣韻》蓬支切，音「圍」（wai4）。

2.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，於其身也則恥師焉，惑矣！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，非吾所謂傳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師焉，或不焉，小學而大遺，吾未見其明也。（韓愈《師說》）

「焉」，語氣詞，《廣韻》有乾切，音「然」（jin4）。「句讀」，《增修互註禮部韻略》：「句讀，凡經書成文語絕處，謂之句；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，謂之讀。」「句」，《廣韻》九遇切，音「據」（geoi3）；「讀」，《集韻》大透切，音「豆」（dau6）。「或不焉」的「不」，《廣韻》方九切，音義同「否」（fau2）。

3.自余為僇人，居是州，恒惴慄。其隙也，則施施而行，漫漫而遊。（柳宗元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）

「僇」，《廣韻》力竹切，音「六」（luk9）；《說文》：「僇，痴行僇僇也」，「僇僇」，遲緩的樣子，這裏因同音而借用「戮」字；《說文》：「戮，殺也。」《廣雅》：「戮，臯也。」「臯」，古「罪」字。「惴慄」，恐懼、戰慄；「惴」，《廣韻》之睡切，音「最」（zeoi3）；「慄」，《廣韻》力質切，音「栗」（leot9）。「施施」，徐行貌，《詩經·國風·王風·丘中有麻》：「將其來施施。」鄭玄箋：「施施，舒行，伺閒獨來之貌。」《經典釋文》：「施，如字。」沈建民《〈經典釋文〉音切研究》云：「所謂『如字』音，就是按此字原來的音或常用的音來讀。」「施」字原來的音或常用的音，《廣韻》式支切，音「詩」（si1），所以「施施」，應讀作「詩詩」；現今粵語仍有「施施然」一語，「施施」都讀作「詩詩」；坊間頗多教科書將「施施」注音「怡怡」（ji4 ji4），不可取，《漢語大辭典》引《集韻》余支切，音yí（粵音「怡」）時，解作「邪」、「西斜」、「斜行」等，柳宗元「施施而行」跟邪、斜義無關。

4.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。醉則更相枕以卧，卧而夢。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。覺而起，起而

歸。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（柳宗元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）

「更相枕」，互相以為枕也；「更相」，互相，相繼；「更」，《廣韻》古行切，音「庚」（gang1）；「相」，《廣韻》息良切，音「商」（soeng1）；「枕」，作動詞，以頭枕物，《廣韻》之任切，音「浸」（zam3）。「趣」，《說文》：「疾也。」「趨」，《說文》：「走也。」「趣」，這裏通「趨」，向也，往也，《廣韻》七俱切，音「吹」（ceoi1）。「覺」，作動詞，睡醒，《廣韻》古岳切，音「各」（gok8）。

5.遂命僕過湘江，緣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，窮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，箕踞而遨，則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勢，岷然窪然，若垤若穴，尺寸千里，攢蹙累積，莫得遁隱。（柳宗元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）

「斫」，擊也，《廣韻》之若切，音「爵」（zoek8）。「遨」，游也，《廣韻》五勞切，音「熬」（ngou4）。「呀」，同「訝」，深谷大空貌，《廣韻》許加切，音「蝦」（haa1）。「攢」，簇聚也，《古今通韻》徂丸切，音「全」（cyun4）。「累」，堆疊，《集韻》魯水切，音「呂」（leoi5）。

6.縈青繚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。然後知是山之特出，不與培塿為類。

「縈」，《說文》：纏也；《廣韻》有三處切音：一入「蕭部」，落蕭切，音「聊」（liu4）；一入「篠部」，盧烏切，音「了」（liu5）；一入「小部」，力小切，也音「了」（liu5）。這裏讀陽平聲「聊」，或陽上聲「了」均可；但舊詩詞受平仄格律限制，如孟郊《古離別》：「松山雲縈繞，萍路水分離」，「縈」須讀作「了」；蘇軾《華清引·感舊》：「至今清夜月，依舊過縈牆」，「縈」須讀作「聊」。「培塿」，聯綿疊韻詞，小丘也；「培」，《廣韻》蒲口切，音「瓠」（bau5）；「塿」，《廣韻》郎斗切，音「柳」（lau5）。

7.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。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，遊於是乎始，故為之文以志。是歲元和四年也。（柳宗元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）

「冥」，暗也，《廣韻》莫經切，音「明」（ming4）。「嚮」，借作「嚮」，《說文》：「嚮，不久也（不久之前）」，引申為從前，《廣韻》許亮切，音「向」（hoeng3）。